

开栏语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村庄作为农耕文明的基石，承载着无数人的记忆与梦想。而海南的乡村，因山海相映，在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上更显出其独特性，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秘境。星罗棋布的村落储藏着海岛最鲜活的故事，因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名称。这些名称，不仅仅是简单的地理标识，更是海南悠久历史与丰富文化的缩影。即日起，本版增设新栏目“樵村渔浦”，让我们跟着作者一起，探寻他们笔下村庄背后的故事与奥秘。

樵村渔浦

青草村回响

■ 王琳

穿过三门坡蓊郁的万亩荔枝绿浪，青草村静卧在琼北的时光褶皱里。村名看似朴素，却暗藏三重心迹：青州故土之思、青松初栖之忆、青草新生之志。南宋年间，王氏一族自山东青州辗转南迁，先栖琼北桂林洋青松村，至明初落脚于此，将故乡地名中的“青”字如种子般撒遍南迁之路，终在琼崖荒原上长出一座以“草”为名的村庄——这既是落地生根的宣言，亦是对子孙如野草般坚韧的期许。

中原文脉

村口古榕如盖，守护着下方逾百年的王氏宗祠。祠堂大门右联“学绍河汾”，流淌着黄河水的韵律——隋唐之际，大儒王通于山西汾水河畔开坛讲学的琅琅书声，仿佛穿越了千年时空，回响在这琼岛北隅的乡野。青草王氏以“绍”字明志，宣示要继承此儒家经世之学的正统血脉。左联“族蕃琼岛”则展开了一幅微缩的家族史诗。村民王省猷为我缓缓翻开族谱，黄麻纸上的墨痕清晰记录着王氏的迁徙传奇：南宋宝祐年间，汴梁官阙倾颓之际，那位背负书箱、衣冠南渡的青年王义，正是北宋“三魁公”王曾的血脉遗珠。七代光阴如尘，明初的王贞福终于在此地安放下宗祠的基石。六百年风雨后，“族蕃琼岛”的宏愿已化身为青草村及六十二处同宗村落升腾不息的袅袅炊烟。

宗祠主殿高悬的“孝貽堂”匾额，在香火中显得格外厚重。“孝”可溯源至《二十四孝》中东汉王祥“卧冰求鲤”的千古典范；“貽”则着重于传承晴耕雨读的绵绵不息——清代，琼台书院掌教王承烈，每月朔望必返回此厅堂，引领青草孩童向先祖画像庄重行礼。至晚清，“大儒”王国宪，亦是在这里铺开泛黄纸张，躬身辑录《海南丛书》，又四处奔走倡办琼海中学（今海南中学），将孝道升华成才济世，铸就家族最珍贵的门风。今日祠堂前的两口古井，清泉依然汩汩，游鱼悠然穿梭，如同那源源不断的孝义活水，悄然滋养着代代乡人。

转出宗祠朱门，不过三十步，境主庙的飞檐已在晴空中展翅欲翔。正殿高处悬挂的“三元及第”金匾，宛若一颗永不沉落的文曲星辰。当庙祝点燃香烛，袅袅轻烟缭绕间，北宋景德二年的汴梁金殿仿佛重现眼前——先祖王曾身着儒袍，于御前应答如流，精妙迭出，乡试解元、礼部会元、殿试状元这三项科举最高桂冠，如同三重荣耀的冠冕依次落于其首。

千年科举长卷上，文状元共596人，而连中三元者，不过凤毛麟角的17人；得帝王钦赐“文正”谥号，为历代文臣身后的最高荣誉，有此殊荣的仅有27人。而能兼具“三元及第”与“文正”谥号之至高双璧者，青史昭昭，唯王曾一人。

这块匾额，早已超越了简单的祖先光环，它如灯塔般高悬于青草村人的心宇深处，是文脉赓续不灭的象征。自清代以降，村中已走出四十余位启蒙授道的教师；而村中沿袭的习俗规定：凡有学子考入大学，宗族当奖励“一斗米”以示嘉勉。那由丰收年稻米堆砌而成的古老“功名仓”，至今仍在接纳着象征着希望的新谷，默默诉说着对“读书种子”的永恒期许。

名臣精神

在青草村这片热土上，不仅深扎着王氏的家族根脉（宗祠），寄托着对远祖王曾的绵长敬仰（过琼祖境主庙），还朴素静立着一座祀火长明的海忠介公庙。

悠悠古崖州

■ 赵承宁

立夏时节，约几个朋友去游览了一趟国家文化名镇——崖州古城（今三亚市崖州区）。

崖州古城坐落在崖州区中心。抵达古城时，临近正午。岛南的夏日，天上一团火球吞噬着大地，大街上却很少见到撑太阳伞的行人。古城南大门前的古青石砖路上，如往日一样车如潮涌，道路南侧上百家商铺的里里外外，人流如织，呈现出崖州商业的繁荣景象。

据《崖州志》记载，从汉武帝开置珠崖郡始，崖州古城历经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已有两千多年的建制史，为历代州郡的治所之地。崖州古城墙，唐代为土木结构建筑，至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崖州古城改建为石砖建筑。

眼前所见的崖州古城池，是2016年三亚市人民政府依照古崖州城的造型与规模，仿古修缮的，城墙高大恢宏，气势非凡。我们从城南“文明门”缓步走进城池。只见城内街巷七转八角，三通、四漏，石刻匾额，均十分讲究中原文化的建筑格调。崖州学宫由大成殿、崇圣祠等组成。乡贤祠、名宦祠等建筑雕梁画栋、粉墙黛瓦、飞檐走壁，雕饰精雅，十足地古朴古香。古城池内，没有佛教信徒，也从没有暮鼓晨钟，它隐晦让人感受到的，唯有一股浓郁的韵味与千年古城的文化魅力。城池内引人注目的，还有“崖州历史碑刻展”系列，“洗夫人生平事迹展”“黄道婆生平事迹展”“鉴真高僧生平事迹展”“钟芳生生平事迹展”……这些历史文化名人，都曾在崖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与遗作，至今仍熏陶着崖州人民。

阅览崖州古城，恍若隔世，仿佛时光倒流，让我

两个姓氏，两段历史，何以在此交融？庙门楹联“青青后代遗世泽，草草真心报海恩”的藏头诗，已将答案深情道出。海瑞之于青草村的似海恩情，系于一沟。正是这条十里水渠，使干裂田畴重获生机，荒原化作膏腴之地。

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海岛酷旱难熬。罢官归乡的海瑞来到青草村，但见不苗枯槁，昔日良田焦渴崩裂如龟甲，村民望天兴叹，几近“耕而不获”的绝境。这位素以刚直清廉闻名的清官，胸中澎湃的不仅是忧民之心，更有救民于水火的实干魄力。他毅然挽起布衣长衫，亲率众乡亲与工匠，迎着赤日炎炎，勘地势、定水道，一锄一铲间开掘出总长十余里的引水沟渠，并命名为“青草沟”。

来自藤竹垌一带的清冽溪水（白石溪），被引灌入青草村这片奄奄一息的土地，旱魃败退，“耕而不获”终成历史，“一年两熟”的丰饶景象在青草村重现。

为铭记这千秋之惠，村民将这条生命之渠亦尊称为“海瑞沟”。这份“草草真心”的朴素情意，未随岁月流散，反历久弥新。及至清嘉庆年间，青草村已是阡陌纵横、稻香满野。感念至深的村民再次聚集，一砖一瓦，集资营建起海忠介公庙。庙门石柱上镌刻着“秉天地正气，树人间清风”的楹联，寥寥十字，凝练海瑞一生“清正廉明”的铁骨精魂，又与王氏宗祠所崇奉的儒家“经世”“孝义”之道遥相呼应，共同构筑起这片土地的精神脊柱。

这座被尊为海口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庙（2011年认定），不仅是实物见证，更是情感的结晶。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春耕伊始，新稻初熟。村中的盛典——祭拜海瑞公如期举行。这不仅是仪式，更是融入血脉的契约。

染青八荒

落霞熔金，悄然流淌过村中古朴的火山石屋脊。极目远望，三座建筑的剪影在暮色里相生相依，勾勒出清晰的精神图谱：宗祠的孝道家风，如深扎沃土的庞大根系，是族群安身立命的基点；境主庙的文脉传承，似不断向上攀缘的青藤，昭示着攀登文峰的无尽渴望；海公庙的清正廉明与恩泽一方，则如同滋养万物的叶脉清渠，维系着乡土社会生生不息的丰饶荣光。村口那株与宗祠同寿的古榕，气根垂拂红土，虬枝交织如网，巍峨冠盖撑起一片绿云，屹立向天——这岂非一株历经沧桑的野草，以其繁盛茂密之姿，向高邈苍穹递交的最磅礴答卷？其根系在石板上织就的天然印痕，赫然是“青气入云霄，草野藏龙象”的无声偈语。

晚风徐来，六百载的墨痕在古建筑的瓦当间隐隐浮动。状元郎寒窗灯影后的落笔从容，海刚峰烈日下掘土开渠的汗滴摔落，王国宪呕心沥血校书注籍的油灯光晕，所有这一切，都已悄然沉淀，化作滋养这片土地上代代“青草”心魂的甘露甘霖。

而村名中这平凡一个“草”字，在青草村悠长的岁月里，汲取历史养分，早已生发出层层递进的生命哲思与精神隐喻。

当村中最后一缕炊烟依依不舍地缠绕过宗祠的飞檐拱斗，渐渐消散于微蓝暮霭深处时，辽阔的天穹之下，仿佛清晰可闻一种生机勃勃的声音——那是亿万野草在泥土中攒劲生长时发出的细响，微小却凝聚着撼动山河的执拗力量。它们在无声而坚定地宣喻着这方水土千古传承的生命哲学：“纵是芥子微尘，亦可染青八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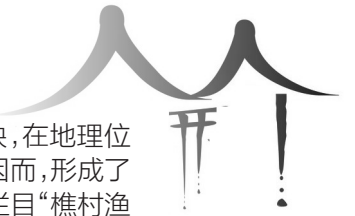
经受了一回崖州古文明的冲撞。

自唐代起，孤悬海外、荒芜之地的海南，历来是宦官、贬臣的流放之地。北宋宰相卢多逊、北宋大臣丁谓、“南宋四名臣”中的赵鼎、胡铨、清代诗人稽震等，都曾被谪贬崖州。世世代代生活在古崖州的黎民百姓，素来朴实善良，人道至上，诚心厚待这些贬臣士人。从此，儒家礼教、中原文化，在街谈巷议的崖州民间传播，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扎根、结果，使偏于天涯海角一隅的古崖州，从此与中原大地的距离不再遥远。千年沉淀的中原文化，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孕育了古崖州一方人文和崖州民歌，使古崖州在南宋末年和明清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盛况。南宋理宗年间（1256年），出现了崖州第一进士陈国华。与陈国华并称为“崖州四进士”的，有被《广东通志》尊称为“岭南巨儒”的明代进士钟芳，以及钟芳的儿子钟允谦，还有南宋进士周世韶。

除了“崖州四进士”，崖州还出现了一位清末举人林纘统。1893年，林纘统远走广州，至康有为开办的万木草堂讲学处受业，接受改良思想，从而结识了梁启超，后师从康、梁门下，签名参与“公车上书”，成为琼崖唯一参加“戊戌变法”的举人。

古崖州文化兴盛，人才辈出，承载着琼南千年文化的荣耀。世世代代的崖州人民，为此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应该值得后人尊敬和珍惜。

我们即将离开崖州古城时，夜幕已降临，崖州人的母亲河——宁远河的河面上，柔和的月光与崖州湾科技城的千家灯火交相辉映，为崖州古城编织了一幅梦幻般的水墨画面。



人生况味

临城半日记

■ 陈立臣

周六清晨，慵懒的雾气还没散尽，我已提前到达文学讲座的举办地——临高文化艺术中心。空旷的广场上，一位正在搬运矿泉水的文友引起了我的注意。与文友寒暄过后，我的目光立即被那座朱红色的牌坊式大门吸引——三重飞檐在晨光中舒展，仿佛要乘风而去。

艺术中心的建筑群令人惊艳。特别是博物馆那栋红白相间的七层塔楼，在城郊的野地里更显壮观。和另外几栋相似，房顶设计成翘角飞檐形状，好像雄鹰展翅，在蓝天下勾勒出优美的弧线。艺术中心场地宽敞，四周田野环绕，林木葱郁，黄鹂的啼鸣时远时近。有这样幽静的上班环境，我不禁对着粉竹围墙喃喃私语：“要好好为临高人民服务啊。”

观看正入迷的时候，时间已到，匆匆跑上举办讲座的二楼图书馆。讲座老师的声音在书香中流淌，文友们时而聚精会神，时而拿起笔记录。功放器窸窣窣窣的杂音竟成了无人理会的背景乐，连座椅悄悄散了架，座椅上的人都没感觉。这是对知识的虔诚，也是基层写作者对文学最质朴的向往。

讲座结束时，已是正午时分。有文友建议在城内定个地方茶聚，大家分头前往。我有幸搭上非遗中心林翔老师的电动车。他很健谈，也很坦诚，边开车边跟我聊。为了欣赏美景还特意走了一条野路。他说：“我以前在中心上班，每天喜欢走这条小路。那时最开心的是看到各种小动物在路上穿行，去年摩羯台风后，林木变稀疏了，小动物们无处安身，都跑到别处去了。”他的声音混着风声。我心想：人才何尝不是如此？没有适宜的土壤，再好的苗子也难以生长。

阳光越来越强烈，车轮滚动，惊吓着台风击倒尚未恢复元气的树木。“向左拐弯往下就可看到百仞滩了”。听到这，我顿时兴奋起来。百仞滩的水位很低，明代才子王佐的题刻在石壁上愈发醒目。曾经如雷的瀑吼，而今只剩细流潺潺，一些镌刻在千层石上的心事缠绕着青苔。进士的才情幻化成网，在明朝的滩头，捕捉游人此起彼伏的欢笑……

河边已看不到过冬的鹭鸟，河对岸的楼盘静静矗立，有些窗户紧闭，像在等待主人的归来。一条浑浊的小溪急匆匆汇入文澜河，林老师说：“以后这样的排水沟还会有。”发展与保护的难题，就这样赤裸裸地摊开在阳光下。

越过坡道，牌坊群映入我们眼帘，错落有致地闪耀在文澜河边。一公里多长的文化长廊，将儒家经典、渔家故事、诗词歌赋都镌刻在时光里。那是时代呼唤开出的花朵，那是提升城市品位凝聚的力量，那是为传播历史文化留下的无声语言。我们驻足细读，感受临高厚重的文化底蕴，依稀听见了历史的回声。

茶楼里的聚会轻松愉快。我们聊文化，聊历史，话题无所不包。席间，最让人开怀的是文友黄老即兴演唱的哩哩美渔歌，婉转处如细浪轻拍沙岸，欢快时像千万只渔船竞相启航。渔歌一首接一首唱，甜凉的椰汁一杯接着一杯喝。恍惚间，我仿佛看见千百年前的文人雅士，也在这座城，如今日这般围坐畅谈。他们边听十里外的百仞滩声，边传唱临高一代代人的故事。

茶聚接近尾声，文友们依依不舍。太阳给临城洒满了亮光，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只有文化是永恒的，一如文澜江水，奔流不息。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



《鸟语飘香》(版画) 周杰 作

诗路花语

换行

■ 陈敏

歇雨是不请自来的编辑
乌云卷着墨汁翻过墙头时
晴空的原稿正写到得意处
豆大的墨点便砸下来，涂改
晾衣绳上悬着的短句
被划破天际的闪电牵引
隐入云层裂开的缝隙
芭蕉叶来不及合拢掌纹
那些被打湿的对白，一半渗进泥土
一半粘在蜻蜓的翅膀上
我们缩在檐下数水洼
看蝌蚪拖着破折号漫游
雨打的涟漪
便一圈圈漫开，像反复涂改的
逗号、顿号，和意犹未尽的省略号



2004年的崖州古城。张杰 摄

东坡书院

■ 泉子

当你们一行一路跋涉，风尘仆仆地踏进
正在扩建中的东坡书院，
你似乎有一丝丝的遗憾，
但又从来没有后悔，
当你确定踩在了坡翁曾生活，
并盛放下他
那么多悲喜的土地上时。
而当你走进由坡翁最初命名，
并参与集贤建造的课徒之所
修建起来的明清建筑的遗存，
（它们是多么幸运
或者说，我们何其有幸！
得以从一百多年前，
那场将两公里外的整座古城
变为灰烬的
熊熊燃烧中幸存下来）
你突然获得了一种深深的感动
与虔诚。
而当我们向导，年轻的诗人陈有腴
用他手中的矿泉水瓶
（向上高高抛起。
就像他小时候常做的那样）
从那棵栽于乾隆三年的芒果树上
敲落一颗青色的果实，
并递给远道而来的你时，
你突然有了一种深深的惊诧
与眩晕。
仿佛这奇异的芳香与甘甜中，
同样有着时间更深处，
那穿越千年的投送
与馈赠！